

逆风

NI FENG

满座衣冠胜雪

作 ▲ 品

爱与不爱，都需要勇气；坚持与放弃，都因为爱你。

当人生遭遇超强台风，
是激流勇退，还是逆风而行？



逆

风

NI FENG

满座衣冠胜雪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逆风/满座衣冠胜雪著. —北京: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2011. 3

ISBN 978 - 7 - 5125 - 0176 - 8

I. ①逆… II. ①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258925 号

逆 风

作 者 满座衣冠胜雪

责任编辑 艾 迪

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700mm × 1000mm 16 开
21 印张 360 千字

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
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125 - 0176 - 8

定 价 26.80 元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地址: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: 100013

总编室: (010) 64270995 传真: (010) 64271499

销售热线: (010) 64271187 64279032

传真: (010) 84257656

E-mail: icpc@95777.sina.net

http: //www. sinoread. com

第1章 初到海南 >>>

从北京飞来的航班准点到达，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，坐在头等舱的岳鸿图最先走出机舱。他没有托运行李，不必等候，直接走向出口。

正是仲春时节，此时的北京虽然已经回暖，但仍要穿件厚外套才行，海口却是阳光灿烂，所有人都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或T恤。幸好机场大楼里有冷气，让人不会感到热，他一边走一边脱下外套搭在手上，看上去更加潇洒。

岳鸿图的父亲是东北人，母亲是江苏人，而他的基因有智慧地筛选了父母的全部优点，继承了最适合自己的部分。他有着北方人的高大身材、俊朗五官，又有着南方人的儒雅气质、清秀线条，粗犷与细致、强硬与温柔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让他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。

他刚一出现，出口处就有几个人兴奋地笑了。等他走出来，那些人全都叫着“岳总”迎上去将他围住，有人接过他手中的旅行箱和外套，有人与他握手，表示热烈欢迎。

岳鸿图是北京鸿图伟业地产集团董事长，除了北京总公司外，旗下还有六家分公司，分别在天津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、成都、大连。近年来，鸿图伟业在地产业连创佳绩，迅猛发展，颇受瞩目。第七家海南分公司刚刚成立，来机场接他的就是先行前来进行筹备的行政部经理卢裕。除了他和司机外，还有农垦万花农



场的场长徐兆伦。

司机拿着老板的箱子和外套站到一边。徐兆伦笑着伸出手去，热情地说：“岳总，久仰大名，欢迎来海南。”

岳鸿图伸手与他紧紧相握，“徐场长别客气，你我虽是初次见面，但要论到先祖的关系，我们还应该算是一家人。”

“那是，那是。”徐兆伦哈哈笑着，向他介绍了身后的几个人。

这些都是农场的主要干部，岳鸿图与他们一一握手，很有礼貌地寒暄了几句。徐兆伦见他没有走的意思，便站在那里等着。

岳鸿图转头问：“小顾几点到？”

卢裕马上回答：“她的航班也降落了，应该在等行李吧，我给她打个电话问问。”说着，他拿出手机。

岳鸿图这才对徐兆伦解释，“我从四川公司调了一个人来，以后是海南公司的策划总监。她是个很有才华的姑娘，在旅游地产的开发上相当有经验。我们在四川搞了个雪山小镇，就是她策划的，当时都不看好，可推出以后引起轰动，十分火爆。”

“是吗？那太好了。”徐兆伦很惊喜。

几个人便站在那里闲聊，等着那位策划总监出来。

徐兆伦今年三十七岁，比岳鸿图大一岁，是农垦系统少有的年轻场长。虽然在海南土生土长，但他父亲是东北人，母亲又是上海知青，所以他的长相也兼具了南北优势。他偏重于江南书生型，中等身材，温文尔雅，生活在热带的阳光下，不可避免地有着黝黑的皮肤，但在海南人特有的淳朴中透露出几分灵秀，让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。

他与岳鸿图拉着家常，对公事一句不提。两人很快就讲到先辈的事迹，岳鸿图微笑着说：“临来之前，父亲希望我去看一看临高角，不知麻烦不麻烦？”

“不麻烦，当然不麻烦。”徐兆伦立刻点头，“等接到你们的人，我们先吃饭，然后就去临高角。”旁边那些农场干部连声赞同。

岳鸿图便道：“好，就听徐场长安排。”

说话间，一群群的游客在举着小旗子的导游带领下涌出来。有个年轻女子站在一旁避让，等他们先走，然后才拖着一个大箱子出来。她穿着白衬衫、牛仔褲、平底鞋，长发披肩，不施脂粉，白皙的肌肤与乌黑的眼睛互相映衬，尖尖的下颌和修长的脖颈显得有些柔弱。她看上去很年轻，就像是还在读书的大学生，

但气质很沉稳，不会让人误认。

卢裕是从天津公司调过来的，并不认识这位新到任的策划总监，只有岳鸿图见过她。看到她出来，岳鸿图对她笑了笑。卢裕心领神会，立刻抢上前去招呼道：“顾总监。”

那女子停下来看着他，客气地说：“是卢经理吧？”

“对对，是我。”卢裕接过她手中的箱子，“岳总已经到了，正在那边等你。”

女子点头，快步走到岳鸿图面前，礼貌地说：“岳总，久等了。”

“没有，我也刚到。”岳鸿图立刻为他们介绍，“这位就是我们海南公司的策划总监顾影，这位是农垦万花农场的徐场长。”

顾影微笑着与徐兆伦握手，“幸会，幸会。”

徐兆伦有些惊讶，“顾总监这么年轻，真想不到。”

旁边有个干部开玩笑地说：“自古英雄出少年嘛，哦，不对，是少女。”

大家哈哈大笑，然后互相谦让着，一起向外走去。

内地人到海南来，招待他们的一般是海鲜，然后是本地特产“海南四大名菜”——文昌鸡、和乐蟹、加积鸭、东山羊。徐场长当然也不会例外，直接将他们带到一家著名的海鲜酒楼。

他们早就订好了装修得十分豪华的包间。分宾主坐下，徐兆伦接过菜谱便递给身旁的岳鸿图，笑道：“你点吧。”

岳鸿图摆了摆手，很干脆地说：“你安排。”

鸿图伟业公司的职员挨着岳鸿图依次排下来，农场的人则坐在徐兆伦那一边，双方都很热情，互相递烟，礼貌周到，努力营造大家都是自己人的和谐气氛。

徐兆伦点了几个菜，又特地问顾影：“顾总监喜欢吃什么？”

顾影微笑着说：“我不挑食，什么都可以。”

她是在场唯一的女性，所有男性都本能地想要照顾她，于是农场的副场长以及几个科长、办公室主任都七嘴八舌地劝她不要客气，想吃什么尽管说。岳鸿图的手指间夹着一支中华烟，却很少吸。他放松地坐在那里，始终微笑着，似乎对这个局面很满意。

顾影看这情形，不表示一下实在过不去，便道：“那我想要北极贝刺身、豉汁带子、清蒸石斑。”这三个菜在海鲜酒楼都是中价菜，不过分，也不失礼。



徐兆伦立刻吩咐道：“写上。”

写单的服务员马上回答：“好。”

徐兆伦又点了一些高价菜，然后问岳鸿图：“喝什么酒？”

“红酒吧。”岳鸿图温和地建议，“下午还有事，适当喝一点就行了。”

“好。”徐兆伦翻到酒水的那一页，点了最贵的红酒。

服务员给他们的杯子添上茶，他们便一边等上菜一边聊天，大部分说的还是海南的风土人情。

“以前来过海南吗？”这是对刚刚上岛的人都会提出的问题。

“说来惭愧，其实我是早就应该来看看的，只是实在太忙，总是抽不出空。”岳鸿图笑道，“以后我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这里。”

顾影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前年春节，我在三亚住了几天，别的地方都没去过。我觉得海南很美，阳光明媚，空气清新，我很喜欢。”

她的话让海南人都感到很高兴，纷纷表示赞同，“我们农场更美，你去了就知道了。到时候，我们带你看雨林，看大海，还有活了几千年的古树。好多景色都是内地看不到的，只有我们这里才有。”他们的话里充满了自豪感。

顾影兴奋得睁大眼睛，像个孩子一样使劲点头，“好啊，我一定去看。”

大家都讲普通话，岳鸿图自然是悦耳的京腔，其他人则带有浓郁的家乡口音，只有顾影没带口音，听不出是哪里人。她很聪明，拿不准该不该卷舌的音全都不卷，因此她的普通话听上去干净纯正，再加上女性特有的清亮柔和，有很强的感染力，不管内容如何，先就让人有了比较好的印象，总觉得她说得有道理，一般都不会去反驳。不过，她很少说话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听，偶尔会问一些问题，都是有关海南的。农垦的人全是本地土生土长，立刻对她详加说明。她听得很专注，不时点头，让说话的人感觉很舒服。

凉菜很快上来，服务员给他们斟上酒。徐兆伦举起酒杯，“来，欢迎岳总和顾总监到海南来，我们干了。”

大家一起举杯，岳鸿图和顾影笑着说“谢谢”，然后每个人都互相碰杯，一饮而尽。

气氛一直很热烈，在唯一从四川过来的顾影被海南的辣椒辣得人仰马翻时达到高潮。大家哄堂大笑，有的张罗着叫服务员倒茶，有的一迭声叫拿冰水，有的亲切地问“怎么样”……顾影被辣得眼泪都出来了，端着茶杯拼命灌水，好不容易才缓过劲来，“我还以为是什么海南特有的蜜饯果脯之类的，这辣椒的形象太

具欺骗性了。”

大家又笑。

徐兆伦说：“顾总监不是四川人吗？”

“那个……我觉得四川的辣椒也没这么辣啊。”顾影拿起纸巾擦掉泪水，看着桌上那一小碟切开的小辣椒，再也不敢动筷子。

岳鸿图夹了一粒送进嘴里，不动声色地嚼了一会儿咽下，笑着点头，“确实很辣，很过瘾。”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农场的人也去夹辣椒，立刻把小碟子清光了。

这个小插曲让气氛更加活跃，话题围绕着海南特有的农副产品说了很久，然后转到全国房地产发展的大势和海南的经济形势，一顿饭的时间都没谈到正事。看看都吃得差不多了，徐兆伦对农场的办公室主任使了个眼色，岳鸿图立刻对卢裕摆了摆手，两人几乎同时站起来往外走，抢着去收银台埋单。

岳鸿图知道卢裕是老实人，只怕抢不过对方，便对顾影看了一眼。顾影马上领会他的意思，一脸平静地起身走了出去。除了三个司机不喝酒，其他人都酒酣耳热，根本没有注意到她。

顾影走到收银台，果然看到两个人正在拉扯，努力阻止对方付钱。她笑着对站在旁边的服务员说：“把单子给我。”

那上面的总额是两千多，顾影从卢裕手上拿过钱包，用现金付了账。农场的办公室主任又要过来阻拦，卢裕笑着拉住他，神情间满是大获全胜的喜悦。顾影拿过发票，兴致勃勃地刮奖券。那两人见已成定局，就不再客套，也围过来看她刮。

第一张，顾影笑，“中了十块。”

第二张，顾影再笑，“又是十块。”

第三张，顾影大乐，“中了五十。”

如此高的中奖率让周围的人都惊了一下，纷纷驻足观看她刮奖。一共七张发票，有五张中了奖，虽然金额都小，但比起别人来实在好太多了。那个办公室主任和卢裕都是专门负责埋单的，拿过无数次发票，却从来没有中过奖，不由得对她的金手指佩服得五体投地。总共中了一百三十块钱，收银台当场兑现。顾影拿到钱，笑吟吟地递给卢裕。他却不要，“这是你中的奖，你先拿着，等回去了我问过岳总再说。”顾影也不坚持，就放进自己的牛仔裤兜里。

回到包间，农场的办公室主任笑道：“顾总监太厉害了，七张发票有五张中



奖，真是命里带财，她应该去买彩票。”

做生意的都讲个好兆头，大家顿时都很高兴，一起举杯为顾影带来的好运干杯。喝完酒，这顿饭就结束了，他们一起下楼，上车去临高角。

徐兆伦的车在最前面，岳鸿图让顾影坐到前面的副驾位，自己和徐兆伦在后座。等司机将车子开出去，他们便不再说场面话，开始谈正事。

“资料和图我都看过了，对你们农场非常感兴趣。”岳鸿图的声音低沉，很有诚意，“你的想法是对的，如果把最精华的部分给人家分割拿下，那其他地方就没有价值了。”

“对，我得为整个农场的利益着想。”徐兆伦的神情很冷静，话语中却充满热情，“农垦职工太穷太苦了，我总想让他们尽快摆脱这种局面，也能过上好日子。我们那里是台风走廊，多次受到强台风的袭击，橡胶林被打得七零八落，现在的产量很低，农垦总局基本上都不怎么给我们下达全年生产指标，只要我们能做到自给自足就算不错了。我虽然刚当上场长，但一直在农垦系统工作，也想过很多，要想尽快脱贫致富，光靠种香蕉芒果是不行的，所以我才希望能与你们合作。”

一个多月前，徐兆伦通过父亲的关系找到岳鸿图，其实并没有抱太大希望，毕竟北京奥运会只有一年多就要召开，那边可做的项目太多了，利润也可观，即使房价飞涨，仍然有人熬夜排队购买，火爆得不行，鸿图伟业集团很可能没有精力顾及这边，没想到这位有名的地产业巨子却对他发过去的资料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当即表示可以讨论。很快就有人过来开办分公司，而且注册资本一亿元人民币是直接打过来的现金，存进当地银行，当即惊动了县委县政府。县里的招商办主任三天两头跑到农场来找他打听情况，县委书记和县长也给他打电话询问，让他既感到骄傲又有些忐忑，如果岳鸿图放了他鸽子，最后没有过来，他这脸可就丢大了。当听到岳鸿图要过来考察项目时，他十分兴奋，为表诚意，他们半夜就出发，驱车三个小时到海口机场来迎接。看到岳鸿图本人后，他才放下心来。这个人一看就不是那种纯粹炒地炒房、只看短期利益的投机分子，因此他希望能有合作的机会。

岳鸿图微笑着点头，“国务院最近有新的战略，要大力推动城乡一体化，重点搞小城镇建设、新农村建设，这些都对我们有所启发。去年，我们在四川搞的那个雪山小镇很成功，这让我对小城镇建设相当感兴趣。一张白纸，可以画最新

最美的图画，这对每个有追求的地产商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当然，前期工作会很艰苦，大概好几年都只有投入，赚不到钱。”

这年头虽说有钱的是大爷，但徐兆伦手里有大片土地，也不是孙子，闻言，他便从容地笑道：“是啊，所以只有你们这样的大集团才有实力做。以前有不少公司来找过我，还有些老总亲自跑来，我一听他们的投资规模就不想谈了，几千万能搞什么啊？”

“做个简单点的高尔夫球场还可以吧。”岳鸿图半开玩笑地说，“你把手里的荒山野岭卖个一两百亩给他们也就行了。”

徐兆伦笑着摇头，“如果他们要的是荒山野岭倒也可以呀，问题是他们张口就要水边的地，要么在水库边，要么在河两岸，那怎么可能？”

“对，这种地不能乱给人，一旦给出去就收不回来了。”岳鸿图认真地说，“如果遇到没什么资金实力只是想炒地的，那基本上就荒在那里了。”

“是啊，这些教训太深刻了。”徐兆伦皱紧眉头，“我们周围的几个农场都吃过这个亏，现在还有几片海边的黄金地块荒着，只能等开发时限到了发通知收回，现在时间没到，只好眼睁睁地看着，每次提起，那几个场长都很烦。我们农场不能走那样的弯路，不然我得被职工给骂死。”

岳鸿图笑呵呵地说：“有你这样的场长，他们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。”

“那也得岳总肯帮忙啊。”徐兆伦笑容可掬地捧了他一句，这才言归正传，“岳总大概要在这里待几天？有什么安排？”

“可能会待久一点，根据情况吧。”岳鸿图胸有成竹，“看了临高角我们就回去，先到你们农场看一下大致情况，然后休息。明天把各部分都仔细看一看，如果还有时间，我们再谈谈合作框架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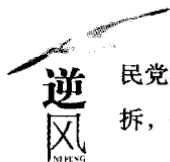
“行，都听你的。”徐兆伦很干脆。

顾影坐在前面一直没吭声，对他们的话句句听在耳里。岳鸿图让她上车，自然就没打算避她，这些话也没有什么不适宜公开的，其中或许有些信息将来在她的策划上需要考虑到，因此她会记住，但不会多提一个字。

从海口到临高角只有八十多公里，他们的车出了城后便提速，一路疾驰，一个小时候就进了县城。他们没有停留，穿城而出，直奔临高角。

路两边都是热带风光，随处可见高高的椰子树，顾影看得很入迷。等到零星的残破碉堡映入眼帘，她不由得一怔，忍不住问：“这碉堡是真的吗？”

车上的三个男人都被她那孩子气的问话逗笑了。司机说：“是真的，当年国



民党在这里修的，后来解放军在这里登陆，就炸成这样了。新中国成立后没有拆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”

顾影惊奇地哦了一声，转过头看了又看，忽然想起司机的话，不由问道：“当年解放军是在这里登陆的？”

车上的三个男人同时说：“对。”然后都沉默下来，似乎是礼貌地让别人说话。

顾影等了一会儿，不见他们回答，便没再问，打算回去在网上查一查。

车子很快开到临高角景区大门外的停车场停下，农场的办公室主任跑步过去买门票。等他们下了车，走到大门口，他已经拿着门票奔过来了。

一行人走进，直奔海边，顾影看着眼前白色的沙滩和清澈的海水，情不自禁地赞叹道：“真美。”

旁边陪着的农场干部立刻向她介绍，“这里三面临海，前面有两百多米的天然拦潮礁石堤，古代把这里叫做‘仙人指路’。这个海滩有一千多米长，西边风平浪静，叫‘大鹏湾’，东边的浪很大，叫‘南海秋涛’。那儿的灯塔是一百多年前建造的，现在还可以用。”

顾影听得兴味盎然，笑着直点头。

岳鸿图站在海边看了一会儿，等他们介绍完了，这才抬手指向前面，平静地对顾影说：“这里基本上可以算是海南的最北端，对面就是雷州半岛。一九五〇年四月，四野的四十军和四十三军从雷州半岛出发，乘木船横渡琼州海峡，在临高角实行大规模登陆作战。当时，我爷爷和徐场长的爷爷是战友，一个是营长，一个是教导员。他们是第一批抢滩登陆的部队，打得非常惨烈。我爷爷就牺牲在海滩上，徐场长的爷爷也受了伤。后来，我爷爷葬在这里的烈士陵园，徐场长的爷爷按照上级命令脱下军装，就地转为农垦，从此留在海南。现在看来，应该说我们两家都为新中国做出了巨大牺牲。”

顾影没想到他们两人有这样的渊源，不由得肃然起敬。现在她才明白，为什么总公司通知她飞海口，而不是三亚，明明万花农场离三亚很近，而从海口过去却要多开两个多小时车，原来是岳鸿图想和徐兆伦一起到临高角来缅怀他们的先祖。

等岳鸿图讲完，徐兆伦接过他的话，详细回顾了当年那场解放海南的登陆战。他爷爷在世时多次谈起自己参加过的历次战役，尤其喜欢讲述这场一生中的最后一场大战，他小时候很喜欢听，也记得很清楚。比起他来，岳鸿图反而不是

很了解当年的情形。他爷爷牺牲时，他父亲才两岁，长大后考入上海交大，成为一名道桥工程师，后来进入铁道部工作，对过去的那些战役并不是特别关心，直到他高中毕业后一意孤行地跑去当兵，父亲才对他讲了当年他爷爷牺牲的一些情况，但也都是从资料上了解到的，并不详细，这时听徐兆伦如数家珍地谈起，他便听得很专注。

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那些战役，顾影都是在影视剧里才会看到，这是第一次在生活中见到与此有关的活生生的当事人后代，不由得有些兴奋。徐兆伦讲述那场战事的时候，她忍不住问长问短，而且不是客套，确实很感兴趣，这让周围的那些男人都始料不及。

徐兆伦笑道：“没想到一个女孩会对打仗的事这么有兴趣。”

岳鸿图也笑道：“是啊，顾总监跟一般女孩不一样。”

顾影有些不好意思，“我这就是职业病，什么都喜欢考证一番，而且难得看到当事人的后代到当年的战场来回顾历史，就有点激动了。”

“这种职业病好，要保持下去。能够为一件事激动说明你充满活力，麻木了才糟糕。”岳鸿图略带调侃地说。

周围的人都友善地哄笑起来，连声赞同。

他们在这里待了一个多小时，把革命家史讲完，岳鸿图和徐兆伦便在沙滩上一起漫步。两人沐浴着阳光，迎着海风，遥望淡蓝色的天空与蔚蓝的大海，对海南独特的美感叹不已。

岳鸿图的爷爷只留下他父亲一条根，他父亲也只生了他，他现在有个五岁的女儿，基本上就是三代单传。徐兆伦却有兄弟姐妹六人，他父亲有兄弟姐妹五人，叔伯姑姑们都开枝散叶，他们这一代也已经结婚生子，总之在海南是一大家子，人丁兴旺。

岳鸿图听他说起家庭情况，不由得笑道：“你们家一定很热闹吧。”

“是啊。”徐兆伦露出几分憨厚，笑容可掬地说，“我老婆不是农垦的，她家有二十亩果园，还有鱼塘。你要有空的话，可以到我家去玩。坐在院子里尝尝我们的五指山绿茶，看看周围的风景，很舒服的。”

岳鸿图大感兴趣，“那不是世外桃源吗，我一定要去。”

“这种生活我喜欢。”顾影兴致勃勃地说，“我可不可以在你们那里买几亩地，也弄个果园什么的？”

“可以啊。”几个农场干部哈哈大笑，“搞几亩地，你自己盖幢小楼，种点红



毛丹、荔枝、龙眼，只要不刮台风，收入还是很不错的。”

顾影两眼放光，“太好了，那我以后退休了就到海南来养老。”

“好啊。”徐兆伦热情地说，“海南是长寿之乡，光澄迈一个县就有一百多个百岁以上的老人还健在，八十岁以上的有一万多人。你以后到海南来养老，活到一百岁肯定没问题。”

顾影再次惊叹，气氛于是更加融洽。一行人说说笑笑地离开，先到烈士陵园去祭奠岳鸿图的爷爷，这才上车，向靠近三亚的万花农场奔去。

第2章 原始之美 >>>>

临高角在海口以西，他们折回来，这才上了东线高速，中途在琼海的一个小镇上吃了晚餐。那是个大排档，生意兴隆，南来北往的客人都会在这里歇脚吃饭。顾影很喜欢这家店做的鸭子，并且觉得清炒地瓜叶特别香。

东线高速能看到的风景比西线要多，也更美，只是时间太晚，暮色很快罩下来，让路边的海面变得朦胧难辨。车里很安静，大家都不再说话。岳鸿图靠着座椅睡着了，顾影也感觉很疲倦，便闭着眼睛养神。他们两人今天都是乘最早一班飞机过来，凌晨六点就从家里出发，从早上折腾到现在，一直是不断地应酬与奔波，实在有些累了。

徐兆伦没睡，但也没吭声，坐在那里特别安静，偶尔关照司机把冷气关小点，免得客人着凉。

车子开得很快，当夜幕降临时，他们从一个出口下了高速，往山里开去。很快，有些剧烈的颠簸将睡着的人都摇醒了。岳鸿图坐起身来看了看窗外，轻声问：“要到了吗？”

“对。”徐兆伦马上说，“大概再有半小时就到了。时间太晚，天都黑了，今天看不了现场，你先休息，明天早上我过来带你去看。”

“好。”岳鸿图没有意见。



月光很明亮，隐隐约约能看到两旁都是橡胶树和果园。安静了一会儿，岳鸿图随口问：“你们农场有多少亩橡胶？”

“现在只有一万两千多亩，年产橡胶五百吨。农垦组建了橡胶集团，我们农场都没进入，产量太低了，没资格进去。”徐兆伦叹息，“来一次台风，橡胶树就倒一批，实在没办法。”

“遇到自然灾害是没办法，尤其是台风，那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。”岳鸿图安慰他，“我们来搞开发，可以拉动你们农场的经济，也能提升这里抗灾害的能力，比单一种植要好得多。”

“对，我就是这么考虑的。”徐兆伦振作起来，“我们现在每亩地的年收益平均只有六百块，大部分人都过得很苦，只有少数几个人有大果园，但也是靠天吃饭。如果天气不好，收成就不好，要亏钱；如果天气好，收成好，却卖不出去，也要亏钱；就算天气好，没控制住病虫害，仍然亏钱；只有天气好，没遇上病虫害，市场需求也大，才会赚钱。我们农场有个职工，在外面做生意赚了钱，回来包了几十亩地种芒果，去年亏了一百多万，哭都哭不出来。说实话，真的不好做。我想，如果你们能进来投资开发，既能提高农场职工的经济收入，还能给他们一部分就业岗位，把老房子拆了，让他们搬进新房，又可以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，应该是一件好事。”

岳鸿图含笑听完，赞赏地说：“徐兄，你真是个非常好的场长，太为你的职工着想了。”

“岳总过奖了。”徐兆伦有些感慨，“我是农垦子弟，从小到大，听过、见过、经历过很多很多的事，归根到底就是个‘穷’字。我没上过大学，在农垦中学读完高中就到农场工作了，一直都在很努力地做事，可是一场台风过来，就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辛苦毁于一旦。我总是在想，难道就没有办法去应对吗？实在是想得太久了，所以当上场长以后，我就希望能尽快改变这个局面。我们全家大部分人都是农垦职工，虽然不在这个农场，但情况是一样的。我希望能摸索出一条新路来，可以让别的农场借鉴，这样的话，大家都可以过上好日子。”

他没有什么豪言壮语，说的话很淳朴，却让岳鸿图和顾影很感动。顾影仍然守规矩地没出声，岳鸿图则拍了拍他的胳膊，带着几分豪气地笑道：“徐兄，放心吧，我会和你一起努力的。”

徐兆伦也开朗起来，“你一过来，我心里就有底了。”

两人笑了一会儿，关系又更近了一层，徐兆伦很自然地问：“岳总有几个孩

子了？”

“现在不是计划生育吗，还能生几个？我有个女儿，今年六岁，徐兄呢？”岳鸿图亲热地笑道，“你我的爷爷当年是战友，一起出生入死，徐兄就别这么客气了，岳总岳总的，叫得太生分，不如就直接叫名字吧。”

“那……我就不跟老弟客气了。”徐兆伦略一犹豫便欣然接受，笑着把自己的家庭情况和盘托出，“说起来惭愧，我有两个孩子。第一个是女儿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可我老婆担心这担心那，想东想西的，硬要生二胎，后来又生了个儿子，这才算了了一桩心事。我女儿十三岁，上初一了，儿子十岁，小学四年级。”

“徐兄好福气啊。”岳鸿图温和地说，“其实嫂夫人多虑了，现在女儿跟儿子都是一样的，我就很喜欢女儿。”

徐兆伦忍不住轻叹，“那是你们的想法。我们这里穷，很多家里都没让女儿读书，只能供男孩上学，那些女孩早早就出去打工了，有些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回来种田或者嫁人。海南一直都是这样，比较重男轻女。你们公司来了以后不是请了几个当地的女孩做工吗？她们都是农场职工的小孩，年纪不大，初中毕业以后就没有上学了，实在也是没办法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岳鸿图沉吟片刻，“我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会根据人口规模修建相应的学校，争取让这里的孩子都能读书，起码能够上到高中毕业吧。这事小顾会做的，她原来策划的那个雪山小镇就考虑得很周到，我们还给当地政府捐建了一所希望小学。”

听老板提到自己，顾影马上回头说：“是，我会全面考虑的。”

“那太好了，谢谢顾总监。”徐兆伦很高兴，“如果真能这么做，那这里的很多小孩以后都能过上好日子了，他们都会感激你的。”

“我起的作用其实很小，主要还是靠岳总和徐场长的努力。”顾影微笑，“徐场长别客气，叫我小顾吧。”

“好。”徐兆伦很痛快，“小顾，如果你需要什么资料，尽管给我打电话，我让他们拿给你。”

顾影答应一声，转过身去坐好，让他们两人继续聊。

车子开过乡村公路，驶过一座小桥，转进一条窄窄的土路，停在一个小湖边。临水有三幢小楼，全都亮着灯。

徐兆伦跟着他们下了车，笑着与岳鸿图和顾影握手，“我就不进去了，你们早点休息。明天上午我八点半过来，可以吗？”



“可以。”岳鸿图看着他上车，又与后面那辆车上的几个农场干部道别，目送他们掉头离开，这才转头问顾影，“累了吧？”

“还好。”顾影看到不远处的卢裕和司机打开后备箱拿他们的东西出来，便走过去接箱子。

卢裕立刻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你提不动，这里路不好，没办法拉。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保安马上过来。”

顾影便停下脚步等着。岳鸿图看着月光下的平静水面，提高了声音问道：“这里是自然形成的湖还是人工挖出来的？”

“是人工挖的小水库。”卢裕走过来说，“不是很大，里面有鱼苗，过段时间可以钓鱼。连湖边的那三幢小楼，租金一年十五万，我签了五年的合同。这些都向刘总汇报过，他同意的。”

“嗯。”岳鸿图点了点头。

卢裕说的刘总是岳鸿图的合伙人刘伟业，是鸿图伟业集团的总裁。他们两人在部队时是战友，关系非常好，就像亲兄弟一样。岳鸿图喜欢当拓荒者，做项目的前期工作，钻荒山，蹚野地，啃骨头，打硬仗，而集团的日常管理和项目的后期工作都由刘伟业来完成，两人配合默契，珠联璧合，才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迅猛发展，成为全国知名的地产集团。

几句话的工夫，就有两个高大的年轻人跑步过来，一人提着一个箱子向前走去。

岳鸿图对顾影说：“小心脚下，别摔了。”

顾影答道：“好。”便跟着他走上一条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。

四周一片寂静，小道两旁都是齐膝高的野草，在夜晚的微风中轻轻摇摆，不知有什么小动物从草丛中蹿过，发出窸窣窸窣的细碎声响。顾影忍不住说：“真没想到，海南还有这样的地方，我以前一直以为海南到处都像海口、三亚那样呢。”

岳鸿图低沉地笑道：“怎么会？海南有很多地方都没有开发，我们现在进入，正是好时机。”

“嗯，对。”顾影同意，“我没想到这里会有这样的地方，非常美。我喜欢一切原始的自然的東西。”

“我看出来了。”岳鸿图赞赏地说，“你在那个雪山小镇的策划里想尽办法，尽可能地保护当地的自然生态和生活方式，我和刘总都很欣赏。”